

科幻海洋



4

科学幻想小说丛刊

海洋出版社

敬告读者

科学幻想小说，是在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的条件都成熟的情况下，产生的科学与文学相结合的新文学样式。它是时代的要求，实现“四化”的需要，也是广大青少年朋友有益的精神食粮。

本刊创刊一年来，受到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朋友们的欢迎，发行量不断增加，在读者热切的要求下，本刊自本辑起改为16开本，继续在新华书店发行，以利于更好地为广大读者服务。

《科幻海洋》编辑部

一九八二年七月

国内创作	儿子的梦最美	孟伟哉 (5)
✓	古塔，正濒临倾倒	徐永明 (12)
→	黑箱	刘肇贵 (22)
→	太空情	王术、余柏森 (29)
→	逝波	刘兴诗 (34)
外国作品选	噪声级	[美]雷蒙德·F·琼斯著 于 豫 章译 (73)
	674、101号医用包	[美]西德尔·考恩布鲁斯著 艾 家译 (97)
✓	心理商数测验	[美]厄体拉·克·勒吉恩著 陈 三 成译 (114)
✓	冷酷的方程式	[美]汤姆·戈德温著 尚 怀 柏译 (121)
科幻小小说	中国古代科学幻想故事	方轶群编译 (44)
	发光的纸片	
	速行法	
	水画	

科幻海洋 目 录

中国早期	和平的梦	顾均正 (47)
科幻小说	在北极底下	顾均正 (50)
故事梗概	伦敦奇渡	顾均正 (52)
	性变	顾均正 (54)
	十年后的中国	劲 风 (56)
	新法螺先生谭	徐念慈 (58)
作家与作品	科幻创作随想	陈建秋 (60)
	《无根果》创作前后	王桂海 (63)
科幻作品	建国后第一本科幻小说	
纵 横 谈	——《梦游太阳系》	饶忠华 (69)
	科幻小说贵在丰富的想象	
	——从星新一的超短篇科幻小说谈起	孟庆枢 (71)
	顾均正与中国科幻	唐锡光 (46)
	一千七百年前， 我国文苑中的奇葩	闻人军 (64)
艺苑漫步	国外科幻爱好者的 组织及其活动	陈 军 (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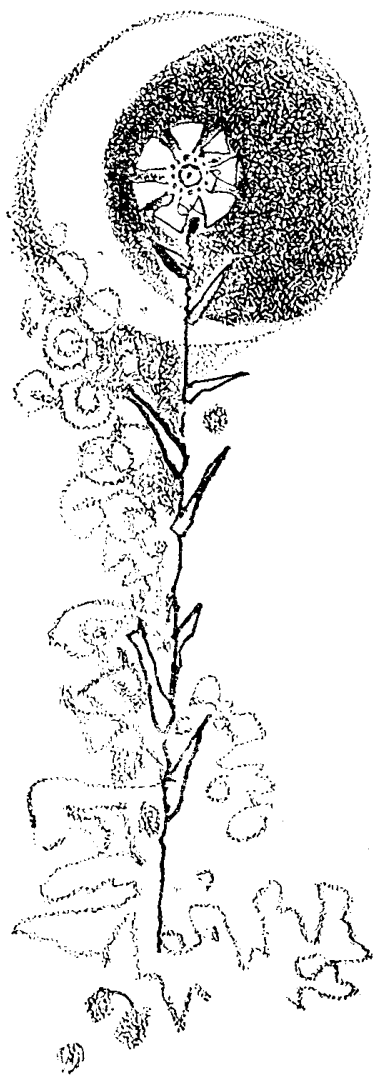
第 四 辑

SF OCEAN

No. 4

CONTENTS

- 5 Meng Weizai (China); The Best Is the Son's Dream
12 Xu Yongming (China); The Old Pagoda Is in Danger of Falling
22 Liu Zhaogui (China); Black Case
29 Wang Shu & Yu Baisen (China); Feelings in Space
34 Liu Xingshi (China); The Disappeared Wave
- 73 Raymond F. Jones (U. S.); Noise Level
97 C. Kornbluth (U. S.); The Little Black Bag
114 Ursula K. Le Guin (U. S.); SQ
121 Tom Godwin (U. S.); The Cold Equations
- 44 Ancient Chinese SF Short Short Stories
Story Plots of Early Chinese SF;
47 Dream of Peace (Gu Junzheng)
50 Under the Arctic Pole (Gu Junzheng)
52 Fancinate Cross to London (Gu Junzheng)
54 Sexual Change (Gu Junzheng)
56 China after Ten Years (Jin Feng)
58 New Mr. Fa Luo (Xu Nianci)
- Critical Essays;
60 Chen Jianqiu; Notes on SF Creation
63 Wang Guihai; How I Write "Rootless Fruit"
69 Rao Zhonghua; The First SF in New China; "Travel around the Solar System in Dream"
71 Meng Qingshu; Imagination Is Important to SF
46 Tang Xiguang; Gu JunZheng and Chinese SF
64 Wen Renjun; A Literary Flower of 1700 Years Ago
66 Chen Jun; The Organizations and Their Activities of SF Fans Abroad



儿子的梦最美

孟伟哉

断断续续的，隐隐约约的，很遥远的，有一种声音。那是什么声音呢？听不清，辨不明。那声音好怪呵！时而近了，时而远了，仿佛在高空，又仿佛在地面，你不想听它，它仿佛非要你听到它不可。真怪呀，这隐隐约约的、断断续续的、遥远的声音！

月香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她好象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没有看见，可是却仿佛看见自己蹲着，抱着脑袋，捂住耳朵，不愿听到那时断时续的、时隐时现的、好象在天空又好象在地面的声音。

真难受啊！真吃力啊！她想站起来，想走，想跑，然而她做不到，那脚好象被什么吸住了，两腿怎么也伸不直。

啊，她终于听清楚了，是一种抽泣的声音！于是，一惊，她醒了。

这时，皎洁的月光，正从玻璃窗上射进来，照到他们夫妇的床上。她凝望着窗外碧空里的圆月，仄起耳朵继续寻找那隐约而遥远的——不，分明是已经听清了的——抽泣声，然而她什么也没有听到。“怪事！……”她内心这样默语着，举腕看一下手表。十二点一刻，正是子夜时分。于是，她感到神秘，并有点儿紧张。稍顷，她又疑心自己的感觉系统出了某种毛病，便转身想叫醒丈夫，跟丈夫说几句话，转换一下自己的心情。可是，待她伸开腿、侧过身子，却发现丈夫的脸上挂着泪，泪水反射着月光，晶亮晶亮。她大惊了，忙摇晃着丈夫的肩膀说：

“仲沫，仲沫！醒醒！你怎么了？”

出乎预料，经她一摇一晃，仲沫反而惊慌地一转身，抽抽嗒嗒地哭出了声！

月香骇异非常，立刻坐起，扶住仲沫的头，抑制着嗓音急问：

“你，你这是怎么了？”

“哦！”仲沫睁开眼，目光痴痴地，仿佛不认识自己的妻子月香。过了一会儿，他眼里才放出理性的神采，然而却又凄苦地一笑。

“老天爷，你怎么了？好吓人！难怪我睡梦中觉着有动静……”

仲沫眨眨眼皮，自嘲地一笑，又说：

“没什么。做了一个梦。”

“一个梦？什么梦至于哭起来？”月香的眼神由惊怕变成了惊疑。

仲沫抽起枕巾的一角擦擦脸，淡淡地笑笑，平静地说：

“算啦！没意思，不管它，睡吧！”

“睡？”月香的眼睛瞪得跟白天一样大，放射着一种逼视的、审视的、不满的光芒，

“是不是梦见我不好啦？你说，我偏要你说出来！”

“算啦！我不愿说它。”

“不，非说清楚不行！”

夫妻关系真是复杂和微妙。为了证实自己没有做有背夫妻情谊的梦，仲沫便不得不清醒地再回到那梦中去。

“唉！怎么搞的，”他轻声地说，“又梦回到文革中去了。”

“文革？”

“是的，你听嘛！——一切都是灰蒙蒙的。我好像不再挨斗了，暂时被解脱了，人家让我去烧锅炉。我一身脏衣服，裤腿卷得老高，拿一双劳动布手套，穿过一个长长的阴暗的过道，走到亮处，——当然也是灰蒙蒙的亮处——正要上台阶的时候，在过道出口处右边的一张又脏又破的条桌上，看到了一个电话机。话筒已经被拿下来，在离电话机二尺远的地方搁着，里边传出的正是你的声音——”

“我的？”

“就是，你的。你正在‘仲沫’‘仲沫’地喊着我的名字——”

“我在哪里？”

“不知道呵，这是梦呀！”

“你没瞧见我？”

“看你，这是电话呀！——不过，让我想一想，唔，虽说是电话，又好像瞅见你了，只是，很模糊很模糊的样子。你好像穿一身灰得发白的衣服，扣一顶皱皱巴巴的解放帽，脸上身上都有泥土，就象咱们在干校插秧时候的那个样子，腰里还系一根绳子——”

“后来呢？”

“好像是你打来电话，别人叫我来接的。可梦中并没有这么个人，没有人叫过我，情节不完整。总之一听到你喊我，我就抓起听筒跟你通话，还生怕被别人看见、听见，怕那个阴暗的过道里突然有人出来。”

“后来呢？”

“我叫了你的名字，你回答了，我们就说起话来了——”

“说了些什么？”

“真的，说了些啥呢？”

“你说呀！”

“真是怪！我看到了自己的一举一动，我甚至看到了自己的嘴唇一开一合，可是我不知道我说了些什么，只觉着心里发紧，怕被人发现——”

“你没有编吧？”

“别犯傻。我骗你干什么。——哦，虽说我不知道、不记得自己讲了些啥，可是我对那话筒说着说着，眼前出现了一本杂志。我原先并没有拿着它，但是它出现了，到我手上了，白纸，一行一行的黑字。我照着那杂志上的文字跟你讲，却长久听不到你的回音——”

“这到底算个什么梦呢？”

“唉！你呀，你怎么跟梦较真儿呢？——想起来了：好像是我本来解脱了，人家又要整我，又说有什么材料——”

“谁？”

“说不上来。好象是在跟你通电话的时候，才有了这样一种心情、一种感觉、一个情况。不是你告诉我的，我也不是要通过电话告诉你这件事——”

“那还打什么电话呀！”

“梦！跟你说这是梦！”

“完了？”

“没有。我很紧张，很恐惧，很灰心，简直走投无路——”

“就为这流了泪？”

“你听嘛！——我好像照着那本杂志跟你讲了半天，你一点儿反应也没有。我更急，更怕，就问：‘月香！你听到我说啥了吗？怎么不回答？’你仿佛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哭哀哀地说：‘我不能跟你讲啦！红卫兵马上就到跟前了，他们要把我抓走，你快来把孩子带走吧！’我一听到这里，手里那本杂志消失了，电话也消失了，楼房、台阶和阴暗的过道都没有了。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突然到了一个灰蒙蒙的旷野上，好象是废墟，又好象有草丛，眼前好象是迷蒙的

雾，或者是夜色，搞不清楚。可是，唉，咱们的晓冬脏兮兮的，象个野孩子，在那里哭喊。我看到了他，又接近不了他，真好象咫尺天涯，心里一难受，泪就流出来了……”

“完啦？”

“后来你就把我叫醒了。”

月香叹一口气，说：

“干嘛做这样的梦？”

“这由得人吗？”仲沫很疲倦地吁了一声，“人的脑子储存着各式各样的往事和记忆，谁晓得它什么时候把什么翻腾出来？……这是一种恶梦，做起来太伤神、太吃力了！”

为妻子的给丈夫掖掖被头，跟丈夫挨得更紧些，好象这个梦使他们更加心心相通。她安慰地柔声地说：

“恶梦般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六中全会的决议和中央领导同志反复说再也不会重复那一套了，安心睡吧！明天你还有事。”她指的是仲沫天一亮要为一次外贸会谈当译员。

仲沫摆头向着隔壁的房间，问：

“晓冬睡得好吗？”

“瞧你！”月香笑道，“孩子现在不是在废墟上，是在温暖的房子里。你听，多安静！快把那个梦摆脱，甜甜儿地睡！”

为丈夫的在妻子的劝慰下合上了眼皮。他想立即入睡，睡得越香越好，明天确实有一次紧张的会谈，对手是精明的法国人，头脑需要清醒。可是，他的神经松弛不了，心静不下来。思绪，象蛛丝而又无形，在头脑里扯动；往事，一幕一景，零七八碎地、互不连贯地、前后颠倒地在眼前重现。他甚至想起了自己曾经做过的那些愉快美好的、曲折离奇的、痛苦费力的——总之是印象深刻、仿佛成为他的经历的一部分的梦。他想着梦对于人生的意义，或者说和人生的关系，越想越睡不着。睡不着不如再做梦。他真想重温他上中学时做的那个和同学们远足山野的梦，真想重温他刚刚爱上月香时做的那个比真的恋爱更惬意的梦，他宁愿到另一

种梦境中去，然而他做不到。那些梦不来，什么梦都不来。这样子过了个把小时，他实在耐不住了，便想跟妻子再说点儿什么。他睁开了眼。柔和的月光照着妻子柔和的面容，使妻子显得特别娴静。他知道自己妻子并不属于那种“漂亮的”女性。他最早对她产生好感，不是因为她那较厚的微微向外张翻的嘴唇，而是因为她有一双大而黑亮的眼睛，特别是那眼睛里闪射着的智慧、善良、深明事理和温柔的光芒。后来的生活证明他的感觉没有错。然而似乎直到今夜的此时此刻他才发现，妻子的鼻子也很好看，尤其是那直直的鼻梁，充分显示了这个女性性格中坚毅的一面。他想起他们与同事、朋友、邻居相处得多么和睦，想起他们夫妻之间怎样同甘共苦，就更感到这主要是得力于妻子，因而内心里对妻子也愈加敬爱。他默默地凝视着妻子，完全不想做梦的事了。他换了一种心境，想对妻子讲几句感激的话。真的，他回忆了一下，他对她一直不曾正式地讲过这种话呢！可是，他不能叫醒妻子，不忍叫醒妻子，妻子睡得多香呵！她也很忙累，在医院里当护士长，天一亮就得去值班哩！他不敢惊动她。

大概是因为月亮在缓慢移动，屋子里光线弱了。然而，这时，他却看到妻子的脸上浮起了笑容，闭着的嘴唇也微微张开了。他产生了一种孩子般轻松的想法，认定这半天妻子是在假寐，跟他开玩笑。于是，他也默笑起来，凝望着，等待着，看妻子把这个玩笑怎样继续下去。妻子脸上的笑意越来越浓，最后终于笑出声来“咯咯，咯咯……”他以为妻子在逗自己，看样子她马上就要睁眼了。不料，妻子笑过翻一个身，竟自说起话来！……呵，不是玩笑，她真做梦了。他推推妻子，轻声叫道：

“月香，月香！”

“别管！我要去，我要去！”月香呐呐然说着，手动，身子也动。

这回，是仲沫赶紧坐起了。他扳着月香的肩头，叫着月香的名字，心想：准是她也在梦里回到“文革”去了。唉，都是我传染的！

“啊？”月香醒了，睁开了眼，目光是疑问的。

“老天爷！你也做恶梦了？……”

月香定定神，眨眨眼，又一笑才说：

“噢，是做了一个梦，不过，不是恶梦。你要不搅我才好呢！”

“好梦？”

“是的，很高兴。”

“梦见了什么好事？”

“我开头梦见的也是一片废墟，断砖破瓦，可是后来就梦见我们的新医院建成了，好漂亮呵！”

“这是因为你对你们医院现在的条件不满意。其实，你们的新楼竣工还早着哩。”

“呵，真美！我梦见的不是一座楼，是一个完整的建筑群。一式白色的楼房，都不太高，好象就是二、三层。那个妇产科的婴儿室才标准呢，半圆型，大玻璃窗，又豁亮，又宽敞，又温暖。院子呢，像花园，又宽又大，道路笔直，好象田园似的一格儿一格儿的。我们好高兴呵！人们一下子都上了一个楼顶。这个楼可真高！站在这楼顶上，真怪，我一会儿看到的是北京的故宫，八达岭的长城，一会儿看到的是兰州的炼油厂，一会儿又看到了山海关。我并没有飞，景致可在变……”

“‘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这是因为你到过这些地方。没有梦见我？”

“梦见了。你好神气噢！”

“嗯？是吗？”

“在山海关，在八达岭，在故宫，不，好象还在兰炼和我们那座新式医院里，都由你陪着外宾，说啊笑的，满潇洒的，还戴一副变色镜，一点儿没有过去那种狼狈相，见了我好象都不认识哩！”

“真的？”

“可不，我都有点儿嫉妒了呢！”

“这不应该。”

“梦嘛！梦里嫉妒一下怕什么？”

“后来呢？”仲沫这样问时，想起了妻子前一阵也这样问自己，又想起了儿子晓冬两岁上听故事的时候，也爱这样问。他知道妻子是在学儿子，而他也愿意使自己变得年轻些，甚至愿意回到童年去。

“后来？”月香眨眼回想着，“后来我就穿着崭新的工作服上班了，自己看到自己在病房里走来走去。那病房好大噢，跟个大礼堂似的，安静极了，一点儿臭味也没有，只有几张病床，忽然我们又在里头跳起舞来了呢，叫人心里这份畅快！”

“再后来呢？”

“再后来我看见自己又出现在一座高楼顶上，在这顶上看到的全是大楼，那些楼好象是自己长出来的。又忽然看到你跟晓冬——怪，也有我——在一个阳台上，还听人说——其实没有别人——这些楼比北京前三门的楼好，设计和设备上都有改进。唉，颠颠倒倒，可是愉快！真想多梦一会儿呢！”

“你说‘我要去，我要去’，要去哪儿呢？”

“我说了吗？”

“说的才叫清楚呢！”

“嗯……噢，想起了。是这样，还是在我们那座新建的医院里，在那么一个象演员化妆室似的护士休息间里，不，也许是个浴室的外间，我们几个女同志正在比头发——”

“比头发？”

“是呀！看谁的头发长，谁的头发亮，谁的发型美，对着大镜子——”

“你可是四十出头的人罗！”

“可是怪，在梦里我好象又回到了十八九岁，自己看到自己长着那么一头美丽的长发。呵，真美！正这时候，怎么搞的，我怎么也看到了一张桌子，桌子上也有一架电话机，送话器也被拿开了，里面传出的恰好是你的声音——”

“我说什么了？”

“你说你把钥匙丢了，进不了门，肚子饿的慌，叫我赶紧回家——”

“你心里还是有我呵！”

“我正跟你通着话，话筒里内容变了，成了我们科主任的声音，——你可别胡猜乱想——说是有个危急病人，马上要出诊，问我能不能去？我一急，长头发变成了工作帽，就这样子说了‘我要去，我要去’……”

“心里又没有我了。”

“你个健康人饿一会儿没关系，危急病人性命交关呵！”

“你这个梦不赖。”

“人家说梦是现实的反映呢，梦想里就有理想呢！”

“呵！现在可好好睡吧！我希望我也能做一个可意的梦。”

“你可别再做了。你明天的工作就比梦还好。”

鸟儿比人醒得早，太阳还没露头，它们便飞翔歌唱了。

仲沫夫妇是被鸟儿叫醒的。轻手轻脚地漱洗完毕后，他们去推儿子晓冬的门。不知怎么的，今儿早晨，——不，应该说是黎明——他们都想看看儿子。

他们推开门，拉亮了灯，却不见儿子在床上。床上收拾得很整齐，被子叠得跟营房里的解放军战士叠的一样有棱有角。

“这孩子这么早哪儿去了？”为父亲的问。

“大概又是锻炼身体去了。”为母亲的解释着。

“书包不在。”

“噢，他今天考数学，可能是练完身体要直接奔学校。”

夫妻二人这么议论着，缓步来到儿子的三屉桌前，桌子上，台灯下，玻璃板压着儿子撑竿跳高的大照片。

儿子真矫健呵！这正是他丢掉撑竿、越过横竿的那一瞬间。肌肉多结实！姿势多优

美！他真是背负青天朝下望哪！那一朵白云好象还在他的脚下！夫妻俩看着儿子的照片，又互相对视并会心地微笑，真可谓眉目传情。好象，由于夜里的梦，他们又一次感到了生的乐趣和爱情的宝贵，又一次感到——儿子，这么茁壮的小伙子，是他们爱情的果实……

儿子的日记在桌子上放着。这孩子，平时宣布为“绝密”的日记，今天怎么疏忽了呢？为父亲的一阵惊喜，拿起来要看。为母亲的柔声地说：

“孩子不让看，你就别看吧！”

“他正在青春期，我怕他胡思乱想呢！”

“不会。我的儿子不会那样。你可别对他说这种话，他有他的自尊心……”

妻子还没有说完，丈夫惊奇了，指着日记本说：

“你瞧！这孩子在这里写了些什么！”

夫妻俩肩靠肩地看下去，日记上原来是这样一段话：

某些专家认为：人类在撑竿跳高上，将永远不可能跨过五米九〇这个高度。否！这是妄断！我不信！我将用事实来证明：五米九〇绝不是撑跳极限。假如，如果，我不是第一个跃过这个高度的人，那末，肯定，我一定是跃过这个高度人中的一个！

“呵！再看这里，——一九八一年九月××日，这是他刚刚写下的！”

“就看这一篇，再不能多看了，我们已经侵犯人家的人权了，不对了。”

夫妻俩头挨头地看下去，只见日记上这样写着：

半夜里，我翻身的时候，好象听到爸爸和妈妈在窃窃私语，不知叨咕什么（看到这里，夫妻俩不约而同地笑了，为父亲的还点着‘窃

窃私语’说了声‘用词不当’。)而我,这时,却产生了一个辉煌的灵感——“宇宙生命圈”或曰“宇宙生命线!”

我要提出一个科学假说,——不!应该再大胆一些,创立一种新的学说,它就叫“宇宙生命圈”或“宇宙生命线!”太阳系是我的第一个研究对象,是我的出发点,也是我立论的第一块基石。

太阳系里九大行星,为什么唯独地球上有生命、有人类呢?距离!这最大的秘密全在于地球和太阳的距离!

我们已知太阳的直径、体积和能量,那末,由此便可推定:不管在任何星系,只要那恒星与我们的太阳相同,并在相同的距离和轨道上有象我们地球这样一颗行星,它便会产生生命,发展出人类!

由此出发,由此推算,可以求出(列出?)成千成万大大小小的燃烧的恒星的体积和能量,可以预知和假定:只要在某种相应的距离上刚好有那么一颗相当的行星,而且也够年龄的话,那个星球上便会有活泼的生命和智慧的灵长目,以至伟大的人类!

离恒星过远,太冷——温度不够;离恒星过近,太热——温度太高。这是多么简单的道理!

恒星释放的能量大,——那作为生命之床的行星离恒星便应当远一些;恒星释放的能量小,——那作为生命摇篮的行星,距恒星便应该近一些……

这是我的灵感,我的思想,我的萌芽中的观点。这多么美妙呵!我多么希望我能完成这样一个体系!

——希望?为什么是希望而不是决心呢?不!应该是决心,必须是决心:在宇宙学上建立一门新的学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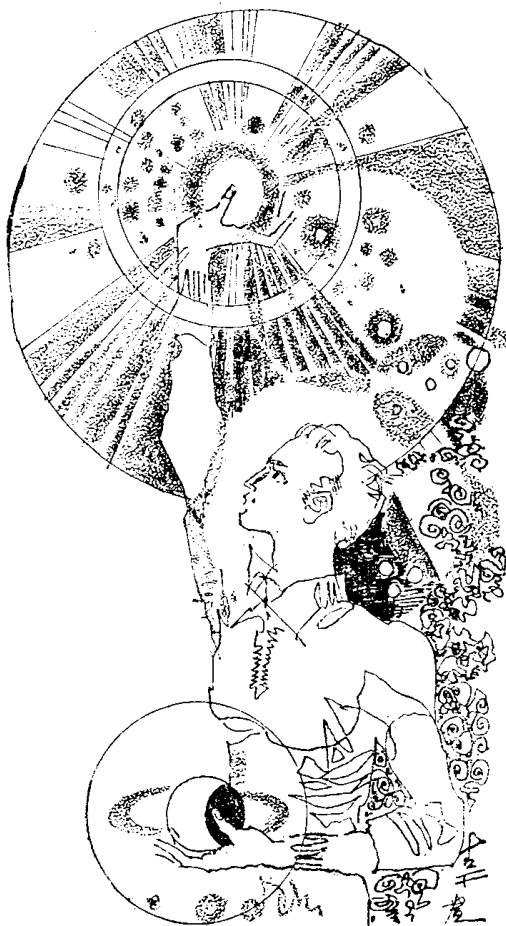
如果在恒星和行星之间不恰到好处的具备能量和距离这两个相互适应的(和谐的?)条件,生命——至少是我们地球人观念中的生命——便很难生成……

这当然需要数据,需要许多知识,但是,人生在世而不求知,不求得认识自己和认识世界——宇宙,怎么能算人呢?怎么能获得生活的自由和成为世界——宇宙的主人呢!

努力奋斗!……

看完这篇日记,为父亲的手都有点儿颤抖了。他声音异常地说:

“月香!这是我们的儿子吗?”



为母亲的倒是平静中带点儿骄傲。她又黑又大的眼里闪动着光波，唇角上显着笑意，反问道：

“你怀疑？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有这样的儿子！我的知识有限。可我想，牛顿和伽里略的父母也不会是神吧！”

“他才是个高中一年级的学生哪！”

“你觉得可怕啦？”

“不，不是怕，是有点儿惊心动魄。他说的这些我也不懂，也许最终证明他是荒谬的。不过，他敢于这样思考，我总觉得大胆得跟他的年岁不相称。”

“你一个梦，我一个梦，这也就是儿子的一个梦吧，不过儿子这个梦更了不起！让

他想吧！让他思考吧！我们倒是应该为他多创造些条件。你说呢？”

丈夫激动地抱住妻子，说：

“月香！儿子象太阳，你是月亮！”

“那末你呢？”

“我在你和儿子之间——”

“地球？”

“不！生命，——地球上一个普通的人！”

“咱可说好：儿子的日记是绝密。”

“是的，是的。我未经允许看了他的日记，绝不外传！”

夫妻二人手挽手，又端详起儿子那凌空腾跃的十二英寸的大照片……

一九八一年十月，北京

〔插图：古干〕

读者来信选登

奔腾吧，科学幻想的海洋

志强

无垠的宇宙，浩瀚的海洋，璀璨的星群，金色的太阳，变幻莫测的宇宙光带，伸展飞臂的太空飞船，宇宙城市奇光闪烁，光子潜艇遨游海底……。《科幻海洋》以她充满科学幻想色彩的篇章，把我们带进了奇妙的未来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我认识了遗传工程制造的“人工之子”，对他抗击邪恶势力的牺牲精神肃然起敬；我们跟着外太空地质学家进入太空城市，在对地球命运的深刻思索中，汲取科学的进取精神；我们时而伴随优秀少年游泳运动员横渡东海，为铂合金制的阳电子人工大脑而惊叹不已；时而又在暴风雪之夜走入声波发电机组的房间，听老博士列数某些“不肖子孙”破坏生态

平衡，耗尽自然资源的“罪行”，为衰败、窒息的S镇发出带着心悸的谑笑……。在这个“世界”里，我们还怀着欣喜的好奇心情认识了许多外国科幻作家，从他们的光怪陆离的幻想故事中，加深对资本主义现实世界的认识，对人类理想的探求，并从对人类美德和精神力量的赞颂之中感受到某些深刻的哲理……。

《科幻海洋》是科学的海洋。声、光、电、化，生态学，遗传工程、高能物理、天文、医学……，现代科学技术的许多领域，为科学幻想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可靠的科学依据，而科学幻想小说又将反过来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甚至引发某些革命性的突破。凡尔纳的作品曾激发了亿万读者对科学事业的热爱，谁能说

《科幻海洋》里精选的这些作品不能产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沙尔果和比尔、加斯特莱和齐奥尔科夫斯基？从那些捧读《科幻海洋》爱不释手的青少年中，将会产生出多少祖国四化事业所需要的科学人才！

《科幻海洋》是知识的海洋。那一个个神奇的故事，给人们补充了多少教科书以外的科学知识；那一幅幅变幻莫测的画面，激发起多少美妙的想象和奇特大胆的幻想。《科幻海洋》闪烁着璀璨的智慧之光，照亮了“今天的神话”通往“明天的现实”的道路。

列宁早就发出过这样的呼吁：“要幻想！”想象和幻想不仅是科学发展的一种动力，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个社会主义新人物应有的素质。我爱幻想，也爱《科幻海洋》。我衷心地祝愿这个我国第一份科学幻想小说丛刊办得越来越好。奔腾吧，科幻海洋！

1982.2.

古塔，正濒临倾倒

徐 永 明

月光揉合着清甜的茉莉花香，似水一般泻向这座屋脊鳞比的旅游古城。

市中心银湖街象是在举办国际博览会。并不宽畅的街道上涌动着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人流。

一位姑娘似乎无心留恋这醉人的夜色和热闹的街市。她心事重重，对钉在巷口的路牌看得特别仔细。当“天平坊”三个字闪入她的眼帘的时候，一丝笑意浮上嘴角，她急促地闪进巷口，直向深处走去。

一、远方的来客

小巷深处，一座凭水而筑的明式小楼此刻还亮着灯光。

小楼的主人吴冰，一位颇有名气的、年轻的建筑师正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屋子中央，放置一座精致的古塔型盘，遗憾的是那倾斜着的塔身，仿佛要向观赏者诉说着衷情。

这就是闻名于世的苏城云岩塔，千百年来她为苏城争得了荣誉和骄傲。

“已经倾斜3米……3米！”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在宁静的空中引起一种波浪的旋涡。吴冰感到自己是在旋涡中心。他摸摸酸痛的腰，想缓和一下疲乏的身驱。忽然一股潜流向他袭来，他熬红的眼神又一次停留在玻璃板下的那份电报上。

这是半年前国际旅游总部秘书长鲁诺布尔发来的。

“苏城。吴冰先生，惊悉云岩塔日趋损毁，处于危境，深感不安。如果您也认为，骄

傲的自尊心不能代替科学的话，那么第一流的西班牙建筑家们将很愿意为您提供方便。”

鲁诺布尔的“善良”，吴冰已经领教过。他明白，这并不是自尊心的刺伤，而是十亿双眼睛灼人的希望。

“笃……笃……”，一阵有礼貌的叩门声，猛地将他从苦思中惊醒。

“是吴冰先生的家吗？”一个陌生的女子声音。

“门没有锁，请进！”

吴冰疑惑地看着门口。

进来的姑娘，大约二十四、五岁，细挑个儿，湖色连衫裙剪裁得相当得体，薄薄的衣衫衬出丰满的身体轮廓。大概是才洗过澡，乌黑的头发被手帕扎成一把，松散地披在肩上，似乎还没有干透，右手提着精美的黑色提包。

“请问，您就是吴冰先生？”

姑娘很大方，两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向房间四周迅速地扫了一圈。

吴冰面对这样一位来客，感到诧异：

“您……找我有事？”

“对不起，吴先生。我叫谢茵，这么晚……”她似乎有点感到不礼貌了。“不过，我从西班牙来到这里，已经找了你好几天了……。”

“您是西班牙人？”因为姑娘那一口流利的苏城话和那明显的中国姑娘的特征，使他有点惊讶。

“是的，是西班牙籍华人，我父亲是苏城人。请原谅，我们打扰您了，啊，他让我

带来了一份资料……。”她从提包中掏出一份包装得很严实材料放在茶桌上。

“您爸爸是……？”吴冰似乎在回忆。

“谢雨轩。”

“谢教授？！”吴冰惊喜地盯住姑娘的眼睛。

“啊！如果他要不是身患重病，那他就会亲自来的！”

人的感觉往往如此：印象深刻的一秒会令人终身不忘。平淡无奇的一年却踪迹无存。吴冰与谢教授那次偶然的相识，说来不到十分钟……可是老人那倔强的身姿却使他永不忘怀。

那是在一年前，吴冰以中国代表身份出席了在马德里召开的国际旅游发展会议。会上他宣读了一篇《为适应世界旅游中心的东移，必须调整旅游布局》的发言。发言受到了会议的重视。许多代表甚至提出：为了更有效地开展旅游事业，兼顾东西方国家利益，总部有必要迁至东方世界一个适当的地方。苏城便是一个理想的地点。

可是也有个别人不同意，总部秘书长鲁诺布尔当即反唇相讥：“我不否认东方，特别是中国有着许多令人神往的旅游胜地。不过，诸位先生，你们大概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拿苏城来说，那座珍贵的云岩塔，正由于拿不出一个象样的挽救方案而濒临倒毁之境。请问，一个无力保护遗迹的国家，怎能成为旅游中心呢？……。”他的发言引起一阵怪笑。

“胡说！”伴随着一声响亮的呼叫，只见西班牙代表旁听席上站起来一位瘦削的老人，由于激动，他有些气喘吁吁。“秘书长先生，你这种腔调决不象朋友的语言，你放心吧！苏城的云岩塔，中国人是不会让你‘担忧’太久的……。”一阵连声的咳嗽迫使老人中断了讲话。

“先生，您是哪国人？”鲁诺布尔气得满脸通红，他一把摘下汗气濛濛的眼镜，恶狠狠地责问。

“正义没有国界线。”老人义正词严地说。

“他是三十年前加入西班牙籍的华人建筑师，叫谢雨轩。”有人轻轻告诉吴冰。

……

“吴先生，这是爸爸在重病中写下的，现在他还没有脱离危险，……为了这份材料，他老人家忍受了多少痛苦……。”谢茵面对吴冰的沉默，忧虑地说。

吴冰刹住追思，急忙地打开了材料包。《对云岩塔校直和吴王墓发掘的设想》封面上那红色仿宋体醒目地跳入他的眼帘，他的手微微地颤抖了。

这时，门外传来一个男子生硬的中国话：“请问，吴先生是住在这里吗？”

“我的老师。”谢茵显得有些慌张。

“哦，那请他进来。”

进来的是位典型西方人，五十多岁年纪，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付宽大的变色镜，脸上闪烁着一种变幻莫测的神情。

“吴先生，我是西班牙建筑艺术院的，叫格雷，听说谢小姐在这里，嗯……她是我的学生，实在抱歉，今晚她有个重要活动……。”

“……”吴冰领悟其意，点点头。

“那就改日吧。”谢茵无可奈何地匆匆写了一张便条，压在茶杯底下，有些恼怒地扫了格雷一眼。

一阵下楼的脚步声使吴冰坠入五里云雾之中。

他打开台灯，仔细看那纸条，上面写道：“明日下午三点，云岩塔下见，……。”

谢即

吴冰顿然大悟，他急忙翻开那份材料，清晰的蝇头小楷马上吸住了他。时间在默默地流逝，多少天来的冥思，被谢教授广博的知识和大胆设想，拉开了厚厚的帷幕。

二、他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提前一个小时，吴冰赶到了云岩塔下。

谢茵来得更早，此刻正坐在山岩上凝神勾画云岩塔。吴冰不想打搅她，他悄悄地走到她背后，发现画板上竟是一幅意想中的图画：雄伟的云岩塔直耸蓝天，一个姑娘真挚地举着双手向古塔扑去，好象扑向母亲的怀抱。

“画得真美。”他不觉脱口而出。

“不，这幅画目前还不能说是真实的，也许它属于未来！”谢茵将画藏到背后，脸红起来。

“我相信。”

谢茵没有出声，脸上慢慢露出一种忧郁之情，停了一会才轻轻地问：“吴先生，那份材料你看过了吗？”

“昨晚我几乎一口气读完了全文，谢教授提出的塔、穴联合工程漂亮极了，第一次以充分的论据击毁权威们塔穴不能共存的传统看法。不过……。”

吴冰犹豫了一下说：“塔、穴联合工程有待解决的问题还很多。唉，可惜谢教授重病在身。”

谢茵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冲动，说：“吴先生，我是搞古建筑的，来之前爸爸拉着我的手淌下了眼泪：‘茵儿，我这辈子恐怕再也回不了故乡，你这次去恳求吴先生收留你当一名助手吧，……。’”

“这当然是令人高兴的事！可是格雷教授呢，他会支持你吗？”

“他仅只是我的老师。”

“谢谢！我立即向领导提出申请。”吴冰兴奋得满脸通红。

他俩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心中已经燃起同样的火焰。

事情进展得相当顺利，两天后谢茵的申请就获得了批准，苏城文物局长庄飞还专门找谢茵谈了一次话。

从这一天起，谢茵投入了全新的工作，她从来没有这样快乐过。大量的书籍、仪器、模型，资料几乎充斥整个工作室。

他们工作效率惊人地高，仅仅一个星

期，塔、墓联合工程计划就形成了。一时间，古塔校直、溶洞筑墓、塔墓关系、地下结构、洞口方位等一系列问题，象流星云一样向他们袭来，他们象一个出色的天文学家一样，应付自如，正确地分清每一个质点……。

格雷教授得知谢茵的情况后，是生气的。他力劝谢茵放弃这种愚蠢的主张，并保证不出一年就可以在西班牙给她通过博士学位的考试。谁知谢茵全不理睬。最后一次，格雷发狠地警告谢茵：“你会后悔的！”

一心投入工作的谢茵变得很少说话。吴冰十分明白谢茵的心情。一天，谢茵露出少见的喜悦，对吴冰说：“我有一个新的发现。”不等吴冰反应过来又接着说：“通过遥感光谱分析仪的资料表明，海涌山地下建筑中肯定有汉、唐建筑物，这样是否可以设想：吴王墓是建于公元前496年，而云岩塔建成于公元961年，前后相距1,400年。如果设想当时的统治者吴越王钱俶为了葬入自己的亲人，而借塔封洞，防止盗墓，这恐怕不能算无稽之谈。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在这座古墓中，我们不仅可以得到大量珍贵的春秋文物，还有望获得汉、唐时期的国宝……。”

一幅无比灿烂的图景，使他们醉了。炎热的夏季使他们明显地消瘦了。细心的谢茵常常偷偷地买来一些滋补品，加在吴冰最爱喝的饮料里。

整整三个月，辛勤结出了丰实的硕果，一个完整的塔、穴联合工程计划诞生了。

方案送走后，两人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

“咱们到太湖去玩一次吧，”吴冰象是欠了一笔债似地说：“我们去划船吧，太湖美极了！”谢茵高兴地接受了邀请。

三、平静的湖啊！

九月的太湖，云影波光，渔帆点点。掩映在青山绿水间的无数游览别墅被落

日的余晖染成了一种可爱的桔红色。

已经是傍晚了，谢茵还兴致勃勃地坐在小舟船头上用脚击水，这时，忧郁已经逃得无影无踪，吴冰从来没有见过她这般活泼。

“那是什么地方？”谢茵指着海龟似地静伏在湖中的一个墨色小岛兴奋地问道。

“洞庭西山。”

“快划过去！听爸爸说过的，那儿有个美丽的林屋洞……。”小舟直向西山飞去。

初月静谧，太湖上刮起了爽人的微风。

“听说那山上夜间常有大蟒出来伤人呢！”吴冰吓唬谢茵。

“我什么都不怕。快看，那片山礁在月光下多么迷人，就从那儿上岸吧。”

舟拢岸边，谢茵象只燕子在礁石上跳上跳下，“咯……咯……”的笑声惊飞了林中宿鸟。

忽然一阵“快来哟！快来哟！”的呼声使吴冰大吃一惊，他来不及系舟就窜了过去。他小心翼翼地想将她抱下来。

“放下我，快放下我！”谢茵莫名其妙地拒绝吴冰的援救。

“懂吗？这块礁石危险！”吴冰十分焦急。

“不，石块下陷……下陷！你上来，快，上来嘛！”谢茵气喘喘地命令吴冰。

吴冰被她的反常动作弄糊涂了，不知怎么办好。礁石上的谢茵这时俯身贴着他的耳朵大声喊道：“自重校正。懂吗？自重……校正！”

原来这块大浮石下面，被一块遍布剥蚀小孔的礁石托着，平日无人攀登，向水一面长期受浪剥蚀，使它承受不住浮石重量而逐渐下陷。现在谢茵背水登石，下面无数剥蚀小孔纷纷压碎，浮石忽然反向下陷，沉重的浮石又复平衡。

吴冰明白了，他兴奋地跳上浮石，又跳下来打开手电仔细地观察起来。很有把握地说：“云岩塔犹如浮石，半基于土，半基于

岩，由于长期的自重，塔体向泥土一面倾斜，假如我们在岩石一面的表层穿以无数小孔，经精确的压力计算，使岩表压强低于泥土一面，则巨大的塔体自重将压碎无数小孔，塔体反向校直……。”

“对，这要比单向充填顶塔安全、省力得多。吴冰，我们必须立即将新方案告知有关领导。”

“这次旅行就这样结束了吗？”

“怎么？你感到不满足。”谢茵做了个鬼脸。“不，我想争取更多的发现。”吴冰掩饰着自己的感情。

小舟飞速前进着，谢茵望着渐渐远去的西山，不竟迸发出一种深深的留恋。她情不自禁地唱起了才学会的《太湖波月》：

月儿呀，你朦胧地遮掩西山，

波浪象善母一样轻摇小舟催眠。

是梦？挂在胸口的茉莉花，却这般香甜。

恋人哪！请将双桨放慢，

别忘了软软的湖风推挽拉纤。

多么难忘的祖国呀！

我最可爱的家园……。

随着歌声，吴冰想得很多很多，他心中



的闸门失灵了，爱情的热流冲闸而出：“小茵，留下来吧，永远留下来吧！祖国的太湖、敦煌石窟、桂林山水、秦陵兵俑、长江三峡……。”

“是啊！这就是我的祖国，我多么爱她啊，走遍天涯海角……。”随着歌声小舟在波浪中缓慢地飘浮着。

四、塔，挺立着的塔

联合工程方案几经考验，终于到了最后审定关头。主持这次审定的是古建筑权威齐燕鼎教授。

审定会在城建大厦西厅举行，各地闻讯赶来的学者、专家、工程师济济一堂。

吴冰简略地向大家阐述了方案的全部内容之后，朝主席座上的齐教授看了一眼，从眼神中可以看出，他极希望得到齐教授的帮助。可是齐教授却出人意料地说：“我不想首先评价方案的价值，成绩总是客观的。不过，你考虑过塔体结构的断裂强度和修缮古文物的原则吗？”

“考虑过，我们准备用高强度塑料圈层层加固。”

“请问，这与以前使用的钢筋水泥框扎有多大区别。”

“古塔校直之后，层层割除加固圈，我认为并不违背古塔修缮原则。”

“假如，割除之后古塔严重裂缝怎么办？”齐教授毫不留情地追问。

吴冰感到词穷，他求援似地看看谢茵。在齐教授鼓励的目光下，谢茵壮了壮胆说：

“我知道有一种透明的高强度分子胶，不过它只是在西班牙使用过。”

“对，高强度透明分子胶罩塔是最理想的方法，”齐教授感到兴奋。“不必担忧，年轻人，我国出色的化学家半年前已经搞出了更理想的万亲分子胶，它无色透明，高强度，耐腐蚀，几乎能与所有建筑材料联姻，更奇

妙的是经雾喷罩塔后，外貌几乎无任何改变……。”

“太好了，这对联合工程将是个极大的贡献。”吴冰感到由衷地兴奋。他顿了一下说：“假如允许的话，我认为对塔底部分秘穴也雾喷分子胶将是十分有益的，这样可以增加强度和保护文物的完整。”

“那么，你呢，年轻人，”齐教授转向谢茵。

“吴冰的意见是可行的，但只能限于塔底部分，因为对整个秘穴我们还是无知的。”谢茵很谨慎地说。

齐教授十分欣赏她的严肃态度，不由得对她注意起来。忽然一种遥远的记忆闪过心头：“多么面熟，难道是……不，不可能。”他转过头轻声问身边的庄飞局长：“这姑娘是谁？”

“西班牙华人建筑师谢雨轩教授的女儿，最近才归国工作。”

“……！”齐教授面部露出一种极其复杂的表情，不过他很快就控制住了。

九月二十三日，塔、穴联合工程正式开始。

作为现场总指挥的吴冰，心情有些紧张，因为偏巧齐教授略感风寒，不能亲到现场。谢茵十分了解吴冰，决心以最大的努力来分担他的忧虑。

晚上八点，云岩塔周围被太阳灯照得雪亮。谢茵十分仔细地检查完仪器、仪表、设备、线路之后，从中央控制室向吴冰发出“一切检查完毕，请指示”的信号。吴冰对谢茵高效率的工作作风十分满意，他微笑地通过银屏对谢茵说：“可以开始。”

四架吊装直升飞机“嗡，嗡”地飞过头顶，以极其准确的动作吊起一只巨大的轻质封顶圆筒，慢慢向古塔靠拢。

古塔在夜光中顺利地歪斜着驱干，似乎很愿意接受这顶高贵的帽子。仅仅十分钟，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就使它通体被罩得严严实